

## 闻汉壹记

大宋重装步兵  
自述

张健莹

我是大宋一重装步兵，你看我威武？那是自然，我身穿装扮，乃天下第一，比前朝大唐的明光铠甲如何？绝对胜过。为何？听我仔细道来：当朝，北方失了一些地方，因此不像前朝，已是兵强马不壮，没有马壮，就更更兵强。看我这身装扮，头戴兜鍪，身穿甲衣，披膊、吊腿把我严严实实包裹，全身防御，好似人身掩体，有了这身装备，任你箭射来，戟戳来，奈我何？就凭我这身步兵甲，我就无敌于天下。

别轻看了这步兵甲，这可是当朝皇上亲赐的，就是这一身，有一千八百二十五块，非铜既铁，用皮绳穿制。你说他能不结实，你说我穿上它能不威武？能不说皇上爱兵如子？

再说，当今大宋对进犯之敌，以守为攻，防御更要保存实力。你看我这步兵甲过分宽大？不然，过于紧身有碍行动。这样正好。重不重？五六十斤，你说重不重？还要有大刀、大斧、铁甲、长枪、强弩，你说重不重？

当年，我大宋名将岳飞，率领我等以铁甲、长枪、强弩为主要装备的重装步兵，以密集阵型，屡屡击败金朝骑兵，那是我大宋军队的荣耀啊。

可是我为什么一脸愁容？唉！我就是不明白。为什么时隔一年，又是战役，我等怎么就不能全歼金朝骑兵？而且它已溃不成军。莫不是这身步兵甲过分沉重，竟成了累赘？战场上因为它走不快跑不动？乘胜追击难，落败退兵易？我大宋屡战屡败，给后代留下大宋积弱积贫、重文轻武的窝囊形象。

我就是不服，看我这步兵甲，天下第一啊。

## 散文诗

## 受伤

李迪

过了秋分，电影里的桂树已经如期开花了。可秋凉迟迟不来，桂树枝上结了蛛网。叶子，疲惫的样子如受了伤。可以想象，一枝奇怪的桂花会是什么模样。

寒凉，桂花才如此美丽；寒凉，桂香才更加空灵；花期是人为规定的，冷暖变化才是自然规律。秋风，一直这样和暖，我和桂树的感觉一样。

阳光、河流、风雪，天空大地四季永恒一同见证着。各种进化有着同等的高级、高贵，比如人、桂树。如果憔悴，让我同你一同憔悴；如果需要，让我为你受些小伤；如果必须，让我为你受些重伤……

## 随笔

抓阄，一个无法预测结果的选择，是谁发明的呢？失考。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，它一定来自民间。应当是，当某件事物进入极其复杂的胶着状态的时候，为了减少麻烦，节约时间，节约成本，快速处理事物的归属，就产生了抓阄。

阄的原生态是筹。筹最早是作为计数工具出现的，草梗、树叶、竹片、骨头……都可以用来做筹。到后来，在无法公平分配猎物的时候，古人们又想到了筹，就做一堆筹。这些筹长短大小各不相同，大家议定某筹代表某猎物或者猎物的某个部位，然后抽筹，根据约定进行分配。进入文明以后，有了纸，制筹的内容就在纸上画上某种符号，或者直接写上要决的内容，阄便产生了划时代的巨大跨越。

望字生意，阄似乎傍过占卜。阄的繁体是“鬪”，外面是“鬥”，二人相遇打斗之形，大概为争执某地或某物，斗到不可开交，一人忽然来了灵感，如此大打出手，何必呢？于是高喊：停！咱们玩玩抓阄吧。于是优雅起来，火龟龟甲，占卜以定归属。《说文》：“鬪，鬪取也。”简化作“阄，斗取也。”这个龟，正是龟甲。《周礼》：“问龟曰卜。”

某人偶发的一个奇想，诞生了史上的第一次抓阄。此后，阄就如影随形，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。

古人好卜，临事不决，往往抓阄以断。斯文的如对句、唱和，尚武的如出兵、征战，治国的如选举、任免、组阁……抓阄的事不绝于韦编。诗酒唱和的，

## 新书架

## 《香蕉的低语》

王敏

《香蕉的低语》初版发行于2010年，在土耳其颇为畅销。小说还被翻译成德语、荷兰语、阿拉伯语、马其顿语、波兰语等多种语言。

“香蕉的低语”其实就是香蕉生长的声音。八月的夜里，当四周静寂无声的时候，如果此时你经过一片香蕉林，你就会听到香蕉热烈生长的声音。哧哧——哧哧——

故事基于作者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经历与观察。她的确在那儿听见了“香蕉的低语”。

2006年，黎巴嫩发生军事冲突的第二天，伊切就驱车前往战争地带。她在被大轰炸摧毁的沥青公路上，看到红十字的人在掩埋尸体，并在间隔之中狂欢、开派对，不然这些人可能会疯掉。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，是一片香蕉园。在那里生长，并发出声音。每一棵树上的香蕉都由蓝色尼龙袋包裹，这种静止而有声音的画面几乎是不真实的。

借由“香蕉的低语”，伊切讲述了一个爱与成长的故事。我们每个人都一次次次的出走与归程中，寻找自己内心的答案。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流浪。

现在已可见到读者评价其为“一个很深很深的故事”，深情动人、深刻反思。也有读者评价：“在这本小说中，你能找到如《微物之神》般细腻到令人窒息的语言，看到如《我在伊朗长大》般真切而幽默的女性成长历程，也能读到如《追风筝的人》般残忍而美丽的故事。”

## 世相

## 晚餐

周苏荣

席间不停有人送来自家好吃的东西。

“蓝莓来了，我下午才从山上摘的。”

一个女人后面跟俩中年男人，胖子是她丈夫，我听见唤他村长，瘦子手里拿着豆腐皮和青菜。

她把蓝莓往饭桌上一放，我就傻眼了。

长这么大，我第一次看见蓝莓，紫蓝紫蓝的小圆粒裹着一层白霜，挂着水珠，满满一瓷碗，雪晶似的白糖夹在里面水汪汪的。这东西实在是可以阅读和铭记，可以捧在心上的，怎么忍心吃呢？她一再催促，我含了一粒，轻轻一咬，冰凉酸甜的液汁在齿间打转……

席间也喝酒，但他们不劝，总是自己先端起酒

## 连载



小护士们听了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不知道谁出的主意：“我们报警吧。”

“110”接警后转到附近派出所，派出所有个小警察一直在追我们医院的一个小小护士，这样的机会绝不放过，小警察巴巴地专程跑来。听完她们的陈述，人家放下笔：“这……你们要告谁呢？”

“告她继父强奸妇女！”

“那是对十四岁以下的。她都快十八了。”

“那也是强奸呀。”

“强奸得有证据。像这种情况，很难说她不自愿呀。”

小护士们都快疯了：“她怎么可能不自愿？”

小警察一脸哭笑不得：“妹子们，这是法律，法律讲的是证据，是事实，不是‘可能’。”看他喜欢的护士一脸沮丧，他又找补一句，“不过如果她自愿愿意告，这个孩子倒可以是证据。”

小护士们再一形容那些人的体魄，警察更有一种“早晓得他们是女的”的不屑：“这些人，都是村里的无赖，惹不得。”对她

一听这话，有些婆婆立刻就红了眼圈：“要不是舍不得他们难过，我才不要活到这年纪。么事也不能干，就会吃，病了还要花钱……”那口气，就觉得自己像是千古罪人似的。

而他们的孩子呢，跟医生是这么说的：“不要管报不报销，尽量开好药，让我爸/妈不痛苦。开进口药、好药。我们现在农村也有钱了……”

这就是传说中的父慈子孝吧，父母心疼孩子，孩子孝顺父母。父母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，孩子一心想父母长寿。

相反的例子是父母与子女彼此破口大骂，儿女说：“真是好人不长命，祸害延千年。你这样的人活着，是减儿女的福分，克我们的寿。”老头老太太就恶狠狠地说：“我就要活，哪怕你们都死了我也要活。么样，有本事你来打我呀。”经常是护士长听不下去，过去呵斥他们：“那边的‘静’字看不见吗？”有时候儿女就闭嘴了，老人还在唠叨：“我不认字，我就是这横竖。”

然后，儿女到办公室来，跟

医生讨论病情与治疗的时候，一定又是长长的血泪史，从好多年前一头猪、一只鸡、三四代的婆媳恩怨讲起。好多儿女哽咽着说：“他没有养过我小，我凭么事今天要养他老？”医生能说什么，不作声而已。

去查房，老人捉住医生不放，则是完全不同的说辞，经常伸出手脚给我们看：“这都是他们打的呀。儿子打老子，雷劈死他们。”父母诅咒儿女那恶狠狠的嘴脸，让医生也会心惊。

只能说，爱儿女的父母，儿女只怕父母寿短，伤心子欲养而亲不在。不爱儿女的父母，儿女只嫌父母命长，觉得父母是千年王八万年龟。

父母儿女之间可能也和其他关系一样：爱则别离，怨反而长久。这大概就是佛教讲的“因缘”吧。

不过医生是科学工作者，我不信宗教，我只知道，你是什么样子的父母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儿女。

## 告谁

这故事是妇产科的小护士告诉我的。

那小姑娘没产检过，快临

盆，几个男人送她直接入院分娩。一报年纪，十七岁半。问家属，男人中出来个中年黑瘦汉子，说是她爸。问男方家属呢？几个人各有答案，有说：“没得。”有说：“跑了。”那个自称爸的说：“莫管那闲，我们负责就是。”

当时我们的儿科还没有暖箱，接这种产妇，总要预先和家属说好，如果生下来是低体重儿或者有其他问题，就赶紧叫救护车送陆总。那男的“嗯啊”几声，不当回事儿的样子，只是很关心一件事：“你们莫宰人啊，我晓得年轻姑娘不用剖的。让她自己生！莫为了想钱搞歪心思。”幸好那天产科主任不在，她最反感这类说辞，跟那男的吵起来也有可能。

小姑娘很顺利地生了，助产士把婴儿抱到她面前，她一眼都不看，掉开脸一个劲儿哭。产后抑郁这些频频发，但像她那样，完全不喂奶，不抱孩子，就是脸埋在被单上不停哭，还是少见。更奇怪的是，她床边就没出现过女眷，就那几条汉子无所事事地晃来晃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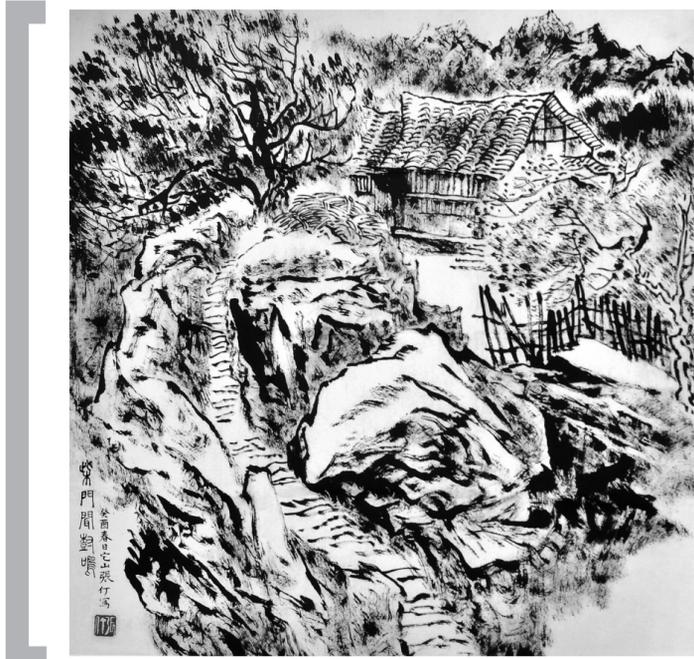
夜深人静，男人们都走了，她哭得同房的产妇无法休

要聚些亲友，找些由头。既要喝，又不愿多喝，那么就行酒令，热热闹闹地弄出些动静来才有趣。大概把酒肴仅仅拘囿于空腹不足以体现酒的文化属性，还要察其色，观其形，闻其声。斯文的人，少不得丝竹乱耳，歌舞乱性。像红楼梦里贾家那样的大户，则是玩一些击鼓传花、临场对韵之类的花样。我等上不得台面的人，粗俗的人，往往是划拳，你的五个手指头和我的五个手指头叠加，一起竞猜，猜中了，就获得了那杯薄酒的处置权。划拳所使用的工具与生俱来，随身携带，相当方便，备受一般百姓推崇。坐久了，玩疲了，喝腻了，再加些花活，譬如一只螃蟹八只脚，大西瓜小西瓜，有没有，“有没有”也是一种抓阄，出令的人手里握一根火柴棒或者别的可以握在手里又不暴露的东西，让另一个人猜“有”还是“没有”。好像古人以前也这样耍过：“绣衣朱履，触筹交错”。书上的解释，就是酒杯，筹就是那根据在手里让别人猜的棒棒。这根棒棒就是阄。

日本福岛大地震，200多万人无家可归，政府却只能造出3万来套简易房屋，谁才有资格，有机会入住呢？乱麻似的政府说：抓阄。可怜的灾民只能把希望寄托给吴或不吴的手气。

某个时段，某个地域，某些事情，政治和法律显现疲态的时候，抓阄的魔力超乎想象。偷偷懒，耍耍滑，使点小坏，抛却繁文缛节，把遭遗留给时间和后人慢慢化解。

这也是智慧？



柴门闻鸡鸣(国画)

张汀

## 文史杂谈

## 红军的八角帽

永芳

八角帽和红五星，是红军军装佩饰最显眼的部分之一。关于红军八角帽的由来，流传较广的有4种。

第一种说法是：1929年3月，红四军打下长汀后，赶制了4000套新军装，军服款式仿照苏联红军的军装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。

第二种说法是：1929年，有着超群裁缝手艺的尹德明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，被编入湘赣游击队。1930年2月，该游击队司令员谭余保。整肃军容，将制作制服的任务交给了尹德明，尹德明从当时工农革命军有8个纵队，当地建有八角楼受到启发，很快裁出第一顶红军八角帽。

第三种说法是：1932年初，刘伯承调入红军学校任校长后，看到学员着装五花八门，就把制作统一校服的任务交给了学校俱乐部主任赵品三。赵品三考虑苏联列宁式的军帽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，白军的军帽不便参照，而部分学员戴的那种大八角帽帽型太大，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。他觉得还是要以八角显示红军是工农的武装。不过将帽型大大缩小，改变成小八角，这与中国人的身材和脸型比较般配。刘伯承看到赵品三设计的军装和帽子非常满意，立即指示制作配发。红军学校的新式军装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各部队的注意，于是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，穿上了同样制式的新式军装并戴上了小八角帽。

第四种说法是：冯玉祥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失败下野，被迫出国“考察”，临行前他悄悄将自己原本打算重整旗鼓的数十万套军服捐给了红军，其中的帽子就是八角帽。

长征时，红军战士将八角帽的特点应用到战争中。据说，有一次红军打白军埋伏。天黑，看不清人，辨不清敌我，唯一可以识别的记号，就是敌人的军帽帽檐又短又硬，红军的八角帽帽檐长，是软布做的，帽檐边上还撑了一条篾片。因此，红军战士碰到了人就往往拦腰搂抱，摸到对方是硬布短帽檐，就把他的枪缴了。

## 博古斋

## 最早的图书

## 分类法和目录

陈永坤

我国最早的图书分类学专著叫《七略》，是刘向的儿子刘歆受汉哀帝之命，在《别录》的基础上，删繁就简，进一步将全国图书详加分类而成。它把图书分为辑略、六艺略、诸子略、兵书略、诗赋略、术数略、方技略，简称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还是我国图书馆目录学的巨著，在我国图书馆事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。

据《汉书·萧何曾参传》记载，汉初，萧何“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”，建石渠阁，收藏得自秦国的典籍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：汉成帝时，“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”。于是，“百年之间，书积如丘山”。汉成帝因此令光禄大夫刘向校书，每校完一部书，由刘向写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给汉成帝阅览。当时，刘向把这些提要另写一份汇集在一起，称“别录”。这部《别录》则是我国第一部图书解题目录，距今大约有两千年的历史了。《别录》在我国图书分类和文献检索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急诊室做了脑CT，没发现啥。毕竟年纪大了，首先考虑中风，送病房来了。

我去看病人。病房内老式空调嗡嗡作响，略有点凉意，隔着窗帘，还能感觉到太阳明晃晃的，照得人烦躁，室外怕是有四五十度吧。老太太直挺挺地躺着，双眼紧闭。她总有七八十岁，一脸皱纹，像个核桃。穿的还清爽，只是双手脏兮兮的。

看她脸上红扑扑的，一摸果然发烫，呼吸急促，皮肤绷干，一丝汗都没有——肯定是中暑了。我连忙通知护理部紧急处理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这大热的天，跑出来干啥？是哪家老人走丢了？”

天，三天后，那一群男人来了，把她和孩子接走了。

不知道小护士们凑了多少钱，也就是一两千吧。

## 苹果

老太太是被“110”联动送来的，最热的三伏天，她一个人昏倒在路上，四肢抽抽。路人打电话报了警。这类病人，“110”通称“路倒”。

小护士们快去急救了：“她怎么可能不自愿？”

小警察一脸哭笑不得：“妹子们，这是法律，法律讲的是证据，是事实，不是‘可能’。”看他喜欢的护士一脸沮丧，他又找补一句，“不过如果她自愿愿意告，这个孩子倒可以是证据。”

小护士们再一形容那些人的体魄，警察更有一种“早晓得他们是女的”的不屑：“这些人，都是村里的无赖，惹不得。”对她

们叮叮万叮，“你们要做好人，也要注意安全。”

小护士们去问小姑娘：“你想报案吗？”小姑娘会哭，人使劲往被子里缩。

难道就看她这样哭？看《犯罪现场调查（CSI）》《实习医生格蕾》长大的小护士们很伤心：“怎么会这样？”除了美剧，她们还看张爱玲，想起被姐夫囚禁奸污生子的顾曼桢，如何从产房逃走，动了恻隐之心：“我们给你凑了一点钱，你跑吧。跑到其他的地方，重新开始。”小姑娘还是拼命哭，不接钱，也不看她们。

比较年长懂事的护士把她拉到一边，说：“你们莫瞎劝她了。她能跑哪里去呢？没手艺、不认识人，就算去到外地，还不是当……”自己一缩舌头，把其他的话咽回去了。

民国时代，顾曼桢尚且能够活下来，未必六十年后，一个有手有脚的人会无立足之地？小护士们说：“我们想不通。”

想不通的事多了，都是村里的无赖，惹不得。”对她